

小峰治病的过程凸显了生命权和知情权之间的冲突。一定要在二者间分出哪个更优先是困难的,知情权背后牵着另外一群人的生命权。但如果医院原本就能本着医者之心依法行事,二者本不至于走到直接对立的地步

请以专业精神对待艾滋病患者

因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,天津25岁的肺癌患者小峰(化名)在求医时屡遭拒。在转入第三所医院时,小峰私改病历隐瞒病情,最终手术顺利进行。近日,此事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。小峰表示修改病历,欺骗医生是无奈之举。

小峰隐瞒病情换得手术机会,道德上是有亏的。小峰有活下去的生命权,但救治他的医生也有知情权。如果医生们真的因为这台手术而感染病毒,小峰既无法逃脱舆论的谴责,也必须承担民事责任。但是“冤有头,债有主”,小峰出此下策并非因为他天生秉有枭獍之心,而是因为他无法按照正常的求医程序获得及时治疗。国务院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明确规定,医疗机构不能仅因患者患有HIV(艾滋病)而拒绝为其治疗其他疾病。然而,小峰的遭遇是:在做肺癌手术资质

的天津肿瘤医院,他因为携带艾滋病病毒而被推挡出门;而敢于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北京地坛医院,却又苦于没有胸外科而无法施行手术。在屡次碰壁之后,他在强烈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使出了“欺瞒”大法,才得以手术。也就是说,是医疗机构不守规矩在先,小峰犯规在后,是医疗机构的冷漠造成了小峰的自私自利之举。

医院不肯收治小峰,是出于对感染艾滋病的恐惧。而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相关规定,则是对艾滋病患者权益的保护。那么在医生的恐惧心理和条例的刚性规定之间,究竟有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?说到底,艾滋病的诊疗是个专业问题,医生的决定和条例的规定都应该以对艾滋病的专业认识为前提。按照中国性病与艾滋病防控中心专家的说法,因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而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极小,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医生因职业暴露而感染艾滋病的先例。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之所以那样规定,应该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。由此看来,医院拒绝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肺癌手术是不符合医学常识、没有专业精神的表现,是既有违相关法规,也缺乏职业道德的错误之举。

以艾滋病而论,当代医学对其

的认识仍相当有限,控制和治疗的成效也不理想。越是懂得医术,就越是知道医术的无能为力,医生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心理也算人之常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医院把病人推走就是正确的。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、绵延至今,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勇敢的

医学先贤们,冒着生命危险探求病灶,发明药物。即使医生们不以如此高标准要求自己,也应该对医学的现有定论抱有信心,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前提下,毫不犹豫地救死扶伤。

小峰治病的过程凸显了生命权和知情权之间的冲突。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分出哪个更优先是困难的,因为知情权背后牵着另外一群人的生命权。但如果医院原本就能本着医者之心依法行事,二者本不至于走到直接对立的地步。面对垂危的患者小峰,医生们本可以做得更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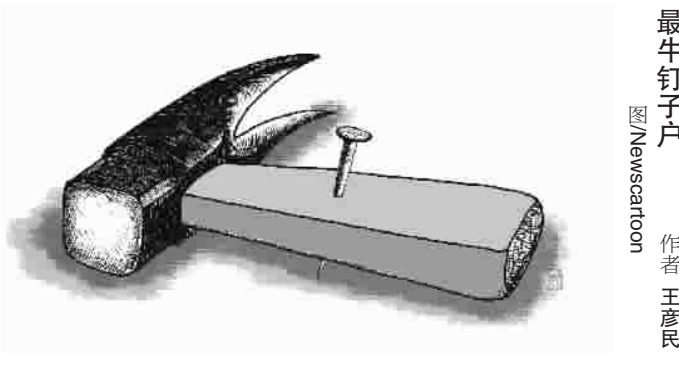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青年报(李星文)

天津卫生局:将问责推诿手术责任人

新华社 天津市卫生局22日表示,经初步调查核实,天津市肿瘤医院存在推诿艾滋病病人问题。对此,天津市卫生局正依据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,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近日,有媒体报道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肺癌患者求医遭拒,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接受手术。天津市卫生局对此高度重视,立即进行调查核实。

经查,日前患者小峰(化名)到天津市肿瘤医院就诊,该院以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不宜手术治疗为由,建议患者转院治疗。该患者自行修改检验报告后,到其他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。经核查,实施手术医院的医务人员个人防护、手术消毒、患者护理、医疗废弃物处置等符合相关规定,未出现院内感染和污染情况。天津市卫生局再次重申,各级各

类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要严格加强医疗机构管理,认真做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医疗救治工作,切实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。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同时,天津市卫生局也提醒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在到医院就诊时,要依法向接诊医生告知艾滋病感染情况,不得故意隐瞒病情,以免造成艾滋病的传播。(张建新)



天津刚放飞13只中毒获救东方白鹳 唐山乐亭又现东方白鹳尸体

中国青年报“撸倒葫芦起了瓢”,全球不足2500只的濒危动物东方白鹳,刚有13只中毒获救,在天津被放归自然,几名护鸟志愿者又紧急赶往下一个事发地点——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大清河盐场。截至昨晚,他们在当地找到1只东方白鹳和12只海鸥的尸体,怀疑可能遭人毒杀。

这只东方白鹳的尸体是乐亭县护鸟志愿者田志伟21日发现的。几天前,他在当地观测到30多只东方白鹳。但21日午后,他发现有两只“不对劲”,在他不断接近、只有几米远的时候,它们才挣扎飞起躲开,飞出十几米就落下。

闻讯后,天津志愿者王建民、李志勇21日晚紧急赶到乐亭,当时两只异样的东方白鹳中,已有1只死亡,另1只因天黑无法搜救。

昨晚,王建民告诉记者,他仔细检查了死亡的东方白鹳,鸟身未见一处伤痕。志愿者们在恶劣天气下沿着鱼塘搜寻,又找到12只死亡的红嘴鸥、银鸥等海鸥。他们还发现几条死鱼,内脏呈紫色。王建民打电话请教沈阳理工大学教授、鸟类专家周海翔。周海翔判断为农药中毒症状。

志愿者们分析,当地是鱼塘和稻田,但都已过收获季节,不可能再有农户施农药。他们推测,如果中毒成立,应该是有人投毒。(张国)

乘扶梯“左行右立”有安全隐患? 市民建议倡导“抓紧扶手”

东方早报 乘扶梯是否应该“左行右立”?两年前,这项被各个城市普遍接受并推广的文明行为,现在正面临质疑。

昨天,上海市信访办举办了2012年度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座谈会。会议透露,在市信访办接收处理的22788件各类人民建议意见中,群众对于城市管理给予了高度关注,其中便包含了倡导自动扶梯“抓紧扶手”、取消“左行右立”的建议。

记者从地铁内部人士处获悉,上海地铁不再着重提出“左行右立”已有一段时间,“开会的时候都不会提。”但该内部人士称,“左行右立”这一口号并未被废除,而是代之以“握紧扶手”。

记者观察到,大多乘客已养成了左行右立的习惯。上海地铁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目前上海地铁希望乘客做到“握紧扶手,文明乘梯”,还是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。“当然,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,我们也希望让有急事的乘客有机会先走。”事实上,南京地铁去年也悄然取消了对“左行右立”的宣传,最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安全问题。

关于“左行右立”的讨论,在市民中从未停止。不赞成取消的乘客认为,“左行右立”的最大好处自然是让有急事的乘客,可以尽快通过自动扶梯。

另一个理由则是认为,“左行右立”会导致半边电梯处于空置状态,反而降低了电梯的通过能力。

博士逃离科研教中学遭质疑

导师贴长信表达惋惜与困惑;博士回应称“唯一原因就是没兴趣了”

“昨夜无眠,为了一个学生。”11月13日,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程代展陷入困惑,他在清华的学生博士萧杨(化名)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,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老师。程代展在博客上写下3000多字的长信,表达惋惜与困惑。

“大材小用”、“太过现实的社会环境让人才流失”……这封信引起网友热议。18日,萧杨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贴出一封长信回复老师,“我已经厌恶科研了。”

导师:他是我最有天赋的学生

“他的选择让我很惊讶,我彻夜失眠也没想明白。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。”昨日,程代展盯着办公桌上放着的他与萧杨合著的英文书籍,眉头紧皱。

程代展称,萧杨曾在系统控制领域的国际顶级专业期刊(IEEE

TAC)上,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数篇长论文。“中国系统控制领域的博导没有几人在这本期刊上发过文章。”

“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从事高端的科研”,程代展说,矛盾出现在半年前,萧杨突然告诉他,毕业后想去银行或者到中学当教师,并已经考过会计师。当时,程代展以为这只是“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。”

但11月初,萧杨突然告知导师,他已经被北京某中学录用,即将签约。

网友:钱学森之问PK自由选择

“你这样做,中国,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。”那天晚上,程代展彻夜难眠,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《今夜无眠》。

随后,这封信被科学网转载,激起网友热议。

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

不出杰出的科研人才?”钱学森之问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。不过,也有一部分公众认为萧杨有自由选择的权利,“中学老师的贡献不比高校科研人员低。”

学生:唯一原因就是没兴趣了

对于导师的不理解和网友的议论,日前,萧杨也在网上贴出长信,称“其实很简单,唯一的原因就是没兴趣了。没兴趣还算个比较中性的词的话,我其实可以说我已经厌恶科研了。”“做科研太累,当我决定退出科研的时候,心里是久违的无比的轻松。”

“我肯定不是科研界需要的人才,对科研没有兴趣的人不可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成果,我希望自己是教育界需要的人才。”萧杨表示,对去中学当老师充满期待,他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。

新京报(萧杨 石明磊)

各方声音

中国社会对智力的追求一直比较低,以前科研被认为是比较时髦的职业,大家认为科研能带来财富、地位、名誉,对科研很热衷,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就纷纷离去。此外,中国社会还存在一种小富即安的可能性,缺少更高的追求。学生不想继续从事科研,那就让他走好了,真正喜欢科研的人会留下来做,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

程代展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,他更重视为国家培养人才,强调贡献精神,萧杨是新一代青年人,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兴趣,这应该是时代的进步。每一个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而不是为了集体压抑自己的兴趣,每一个个体好了,社会才会更加和谐。而且萧杨表示对科研没有兴趣,程代展看到的是萧杨的天赋,但天赋不等同于兴趣,只有兴趣作为原始推动力才能在科研方面走得更远。

—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郝雪梅

既然想得那么清楚,不是盲目的,那就只有尊重他的选择了。放弃科研也许跟老师的教育方式有问题,逼得太紧或者压力太大。学生去当中学老师,是想换个环境放松自己,也许有一天,他还会发觉学术界的好,回到学术界。

——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,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 杨东平

这位博士生如果去中学任教,也许他将来对社会的贡献要比发几篇SCI文章大得多得多!也许程老师的课题组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博士、一个未来优秀的研究员;但他将来也许会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博士或研究员。

——网友 赵明

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学术界大浮躁的年代,这种浮躁背后,其实是科研人员待遇的普遍低下。待遇低了,那么人就只好玩各种短平快的招数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,无论是离开学术界去银行,还是留在学术界发大量垃圾论文拿奖金,都是如此。

——科学网网友 王晓明

前日,记者联系到尚在美国访问留学的萧杨,他表示,已将自己的全部观点写在信中。
记者:老师对你的选择很失望,你怎么认为?
萧杨:我深知程老师对我寄予厚望,我出来说他肯定非常失望的,我甚至一直在想就这样坚持搞科研搞下去,但真正到了该抉择的时候,我还是选择了自私地按自己的意愿。
退出科研界是因为很累,也没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。(此前一直坚持科研)不是程老师强迫的,只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成“听话的好孩子”,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务,不管我喜不喜欢,都会尽力去完成,不只是科研问题,甚至是帮实验室干杂活,都是完成得既快又好。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程老师以为我喜欢做科研。

对话博士:我只是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子

项目招商、重工机械、精密仪器

上海奉贤跨州经济园区

招商热线:57546215